網山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　等謹案網山集八卷宋林亦之撰亦之字
學可號月漁福清人林光朝嘗講學莆之紅
泉及卒學者請亦之繼其席趙汝愚帥閩以
亦之行業上於朝未及用而卒景定間贈迪
功郎學者私謚文介先生亦之得光朝之傳

以闢異端明正學為己任其文章亦以峻潔簡峭為工原集刊於紹定辛卯劉克莊林希逸皆為序之其推重甚至今觀集中所載祭文多至六十餘篇祝文聘書又二三十篇以及青詞募疏之類不軌於正者亦攬入其間編次殊為猥雜蓋必其歿後遺文零落門弟子掇拾叢殘不加別擇遂至瑕瑜並見未必盡出其生平得意之作然艾軒流派當時實

自成一家其詩法尤為嚴謹克莊謂亦之律詩高妙處絶類唐人希逸則謂其格制精嚴趣味幽遠具吾宗正法雖所評不無太過要其研鍊適密亦自有能別開生面者即寥寥數章固未嘗不足以稍覩崖畧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網山集原序

儒者之學難成矣學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能於人能於天者也然巖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雲之士則姓氏且就湮滅其言豈盡傳哉是區區者可必乎或曰芒芒之生宇宙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名者千百年幾見哉於人物之中卓然有見於斯道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棄於人以死意其言語文字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決不至委擲於他日今夫泮洹禪仍衰榮霍忽

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奥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得少陵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絶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絶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網山之嫡孫行林侯肅翁交友肅翁既序其遺文矣

古律詩

宋 林亦之 撰

太題林推官寄菊花歌

人所[illegible]第九秋[illegible]本五月[illegible]

[illegible]第十月花[illegible]

兼葭此物往往得之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石誦離騷掬水弄清影無人同荷鋤長愧林下景昨者
逢李侯一笑便驩領為言有明月公事且暫屏騎驢學
賈島捫蝨嘆王猛雙鑣雲外来斜帽不須整夜投掐提
宿聽雨寒更永論文到昌黎說詩笑匡鼎悶人數日風
何時發深省

丁亥九月十六夜偕李監倉宿龍卧山中聽雨看
月同時事也所謂魚與熊掌兼得之賦詩一篇
以紀其事

見獨斯行叔綺子為赴春試一出江頭送別殊令
牽懷聊為巴闌行一首以道此意云爾
巴闌獨還歲月深相送出門自沉吟十年交舊總如許
狂歌一曲傷人心今人讀書如過客壺飧只向市頭索
吾曹苦思腸幾穿安得相逢不索莫念我平生奚典墳
六月北牕長閉門雕肝篆肺得一句旁人袖手評其文
思量至此復一笑如何躍馬追年少我今聞說有場屋
兩耳如聾怕聽得網山山下月魚亭就船買魚活煮羹

何時挾冊此來歸議論不到吾縱橫故人年幾今猶未
正好款門問知已時命相遭不用多或在半言幷片紙
老人校書紮雲樓相見或問吾因由為言索處海水頭
蓬萊方丈不可到此心日夕徒生憂

秋夜同章三十九弟次邠宿延慶山中紀遊一首

芭蕉月上照牕扉屋裏老僧眠不知起来樹根飲一盞
舉頭忽是三更時藤蘿一處一處好我亦持盃隨處坐
山雞忽叫野鐘鳴滿地西風愁殺我

古意

深夜步秋檐明月照石階所憶不可見乃愛徒興懷我欲掛天帆長江風浪摧我欲跨緑耳蒼林煙雨回只有坐長想佳人安在哉何時覿来袂雙目悶悶開

邑大夫范丈處義寵示廣陵餘事泠然誦之歷歷慘惻如在目中輒賦短篇紀所聞也

嘗閲淮南圖蕭蕭草屋少人居及讀廣陵集惻惻我心欲垂泣吁嗟戀鄉國生死不肯去邊笳纔一動殺戮先

此土可憐此土人父子無白頭不死於飢即死戰性命
只在道旁溝更聞維揚有鬼市銅錢須臾變為紙都緣
白日殺人多所以冤魂有如是君侯壯思凌雲空青衫
匹馬戍幕中當時轅門眼所見長歌短歌淚如綫少陵
嶇崎夔峽路一切悲愁託詩句至今太史不足憑惟有
此詩為可據紹興辛巳淮楚功紛紛予奪或異同他年
石渠訪遺事為說東陽有尉宗

范宰登瑞峰塔續蒙寵寄古篇輒次来韻

平明眺遠目蒼波吐紅暾已瞻大鼇網復矚鸕鷀門宿
醒雖已解衫襟猶酒痕憑陵不可羈往往天欲捫却憶
去年時舟役勞朝昏幼婦帶枉桔嚼飯不敢吞今年復
此役溪山恣討論為有陶元亮心胸如阜坤

范宰見寄遊草堂誰謂漁鹽市之什輒同賦一篇

不用元白唱酬之法

誰謂魚鹽市乃枉大夫軒既登雲霞觀更尋薜蘿村松
枝何夾道萱草況當門借問阿誰家此為故人園倚竹

坐半日論詩到初根愧無捫蝨姿敢辱轂鸞言勞勞青衫客莽莽紅塵奔所至有山水何曾解討論君侯食肉相杞菊為心魂一縣固多事終朝如山樊行旌遇佳勝呼賓羅芳尊有此幽寂趣從容以剸繁

范宰同鄭簿公敏應尉振送戰船至海上招野人同遊賦得可月湖一篇奉呈

可月湖邊送戰舸長嘯便欲凌清波好風吹帆如去馬鼠曹若可雙手把青天無雲水初漲一山兩山浮水上

平生膽意少羈束叩舷長歌心益壯生平誦書口啾啾
何似一日觀滄流鬑眉太史足重繭盡驅百怪歸筆頭
羣公楚楚皆人物我亦自忘布衣拙恢諧莫續濟川君
可無一詩記明年作月

丈人行答通平林簿丈人乃泉州人嘗客紅泉與艾軒論樂律網山不知其姓名但稱丈人尊之也其後乃子又寄書於林宜季石笋之喻美之也

祖龍一出羣儒怒滔滔稷下如抽縷樂以聲傳非文字
千年關斷無人補昔有丈人壺山前紹興甲寅乙卯年

定律不待察黍起瓦缶皆可成宮徵更言吹律隨隆汙
百世不以一聲拘此法漢魏周隋無紅泉得之延坐隅
一時河漢東西奔姓氏胡為旅人門我欲栩栩還皇墳
要以六琯為根原九簫鼓吹百物和羽衣狼藉漁陽戈
須信樂能召太平非是太平為樂歌丈人宿草飛麮麮
乾旋坤轉誰更堪忽有尺紙如春蠶遺音石笋天一南
三更把書不成眠四更起坐霜月懸五更開門欲上馬
至竟此人何山下

賀江宰濤生朝

清秋八月月未弦河陽市上謳聲傳今年百姓杯飯足
敢不祝公長命篇青衫白馬鳴琴初適逢吁嗟舞羣巫
日維對案愁眉紆退食皇皇雙頰癯家雖貧困仰母慈
村村樂業無逃逋況此一熟十年無東家西家禾滿車
窮儒如儂四壁立亦有甌窶可讀書縣人安得此豐歲
實以善政吾非訣昨者越上人苦飢公一主簿何能為
自穿滄海告隣羅所視身命半縷絲長風駕浪海波黑

舟人各各面如墨尚據胡床取紙筆為文憤怒罵風伯
翩翩盛名日以起四海識公從此始總為六鼇帶歸去
何哉雙鳧更来此陰德由来活人多龜齡鶴算定爾過
況當竹下圍基日繽紛百福連山河荆楚風俗八月初四日鄉人於竹下圍基勝者獲福也

奉酬監鎮梁丈所惠臘梅之什

臘梅好好花枝閒官亭楚楚歲事闌思量窮冬損情思
感激芳意生容顏孤標不是如許骨野落可能禁此寒

誰信魚鹽屈詩客三更遶樹興未殘

答稚春送痤鶴銘

烹魚家尺牘痤鶴有殘碑老去無他好朝来愜所思幽懷增感激妙處自傾欹喜劇還生嘆如今愛者誰

答稚春所寄詩卷

不見幾多日詩篇句句新沉吟堪膽炙塗抹更精神世俗難知已文章却解貧竹窓休苦思思苦轉愁人

草堂同襲呈稚春

雲錦堂前花作堆尋幽養靜屬吾儕高高下下黃柑樹
曲曲斜斜碧草階數點遠山如越縣一條寒水似秦淮
龐公父子能留客我亦三年忘客懷

奉酬監倉李丈金橘銀魚之什

為有風流賀季真道齋從此往來頻錦囊牙軸詩千卷
金橘銀魚酒一巡見我每呼蓮社客看君還是竹林人
有時夜話寒更盡明日相逢語又新

九月登龍卧山

丁亥九月同李監倉宿龍卧山越三年復與二曹叔姪海陽章尉為此遊而監倉已沒矣今茲九月二曹幷海陽又不可見首尾凡八年有是存沒對酒悲慨情見乎詩

復此雲山飲吁嗟空自勞三迴看杞菊兩度歎蓬蒿昨者唯傷李如今更憶曹海陽真俊逸一等野墳高

九月遊龍卧山留一夕明日值雨坐趙上人房偶題

野興更周遭應遲問大刀山房逢雨好人意與秋高多
謝烹鮮乳還令厭濁醪重来須累少欵欵聽蕭騷

歲晚山樓書懷

儻鼓逢逢起江邊歲又除哦詩猶古木高枕尚僧居脚
垢時忘洗頭蓬月懶梳自應塵事少非我故耽書

秋試歸訪緑煙亭

竹逕縈紆去相逢情若何江從木杪見秋向菊邊多謾
有風濤想如今歲月過唯於交舊裏聽取碧雲歌

陳文煥秀才所宅近市憑樓一望西山宛然隨几案中縣之豪雋唱酬不下數十百篇野人後来承聽許不必次韻故為之賦一首

西山簷外見何必鹿門行近晚市聲合疎簾野意生終朝如此好初月更多情却愧才華鈍三年句不成

縣學東軒

莫道東軒惡朝来意欲迷平田飛白鳥高木叫黃鸝林閑孤峰出簷低遠樹齊雖然有佳趣那似海門西

江上

敗絮滄江上柴門落日中論文誰與共覓句不須工壯思如秋葉搔頭似老翁崎嶇村浦路敢自說豪雄

陪范明府與諸同官飲新亭是夕以莞爾榜之因賦此詩

把燭新亭下迂踈一作疎往聊歌酒緣人品勝官要野情多燕豆客俱好漁竿人亦過誰知武城笑深自惜蹉跎

瑞峰院夜語奉酬鄭簿

百級上層巒呼鐙同所歡覓杯真有道行李似無官妙語勝熊掌疎才愧鶺冠古人相見意不作酒肴看

江樓陪范長官宴自警一篇戲呈鄭主簿

幾回過海上此日暫躊躇未盡尊前酒還奔使者車官人無少暇賤子敢安居一畝芭蕉圃如今要自鋤

奉送范宰秩滿還東陽

語違令幾日猶更上層巒一作戀征鞍情自緣君子吾非送長官衝寒去程遠惜別賦詩難政拙為遺愛留將識者

看

翁丈柔中同姪昭文相訪留兩日既別贈以詩

委巷無過客明燈迎此翁驩欣展齒折羞澁酒餅空燒
芋隨家法論詩到國風胡麻煮清棗更擬故人同

網山二首

風濤生長處土地屬東隅樹樹懸魚網村村吹鷓鴣酒
旗孤嶼見書卷一山無欲趁雞豚社深慙身業儒

其二

屋舍高低住比隣活計同一作衣裳答箸嫌月白螃蟹
結束同
要霜紅吠犬隨村落賣魚成老翁地鹹耕種少海熟抵
年豐前此和李倉詩序某欲於網山下結茅為屋空乏
之人徒然有此念耳新詩餉我便催促為此行且
以輞川鹿門為同日事令人轉有終焉之想今欲且畫
網山圖掛於西壁下篇詩斗酒日游其間此便可以呼
網山處士也買山一
件徐問之未晚耳

續夢中所見兩句

長劒歌明月吳門一夜過紅樓何處是為說馬闌坡

記九月二十五夜夢中作

讀盡南華齊物篇
好好輕衫清晝便短鋤欲乞此來田只應荷蕢無青髮
且謾春風二十年

范公彌誕之辰輒述閭巷語為邑大夫壽且俟採
詩者

錦樓壽曲未須吹且聽江邊老婦詞但願年年好官長
一如官長在官時

同范長官鄭主簿送戰船至鹽嶼江上奉酬應尉

相送長江風浪輕尉仙真自好心情四更明月宿何處
魚骨山前第一程

題長樂縣靈峰寺望日亭庚子十月十六日作

雲母江邊有草亭分明見得日頭生一村籬落更何處
此已無天只水聲

題嚴子陵釣臺

莫向金門傲冕旒歸来却要著羊裘乾坤不是劉文叔
那得長竿釣白頭

最憐秋水白雲時

重過紅泉

憶昔嘈嘈来拜經秋燈秋雨苦吟聲如今秋雨秋燈夜
大半當年猶未生

秋日題

漠漠騷騷如卷砂當門枯木見巢鴉秋林最怕風吹盡
一直愁心無樹遮

九日下水

席帽嶔崎還更來我自未能逃世俗人誰便解脫塵埃
扁舟且趁牛羊渡莫問如今第幾迴

寄精嚴谷堂惟顒老宿二十年欲訪谷堂觀筆法因循去未得偶逢水西客沉吟久之因寄此詩

隔浦娟娟古佛廬幾迴欲去更踟躇欲誇柳氏元和脚要問隋僧智果書見說交情多鵠達每慙識面尚生疎
山頭紅葉知無限可許閒人暫寓居

寄范都廂

南去封題久不聞北來數數聽寒暄聯鑣太白三千首
擊柝長安十二門飛觀凌空天子國輕帆半日女兒村
淵明好趣栽桑近官職高卑一作低未要論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

奉陪嚴陵史君楊校書興宗橐山夜語一別數月
欲再見不可得因寄此詩庚子十月作

鄉壘一語竟何曾却向他州逢李膺白馬千山緣蹙相
先生之喪史君来弔往返數十程故有此句朱幡四海有嚴陵鵝湖猶記通
宵雨虎石還同半夜燈素髮相看纔兩度不知再見幾

為未得官鳳閣起家緣六館州人更欲祝東巒井伯自號東巒子

得舍弟行可云之鹽官病後書

荷花開盡蓼花紅遊子今年秋又窮千里病眠鴻鴈影一書愁殺月魚翁天寒好處予煨芋日落何山汝轉蓬名利不成作歸計先生已老海門東

舍弟客臨平

憑誰為問鶺鴒原燈火三更須淚痕天遠未知萍梗迹

書来說在藕花村年華似汝寧為未場屋如吾已懶言

壁水井伯時為國子生故人今北去短長門戶好同論吳僧道潛詩云風蒲獵獵美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故詩人以名其地如柳惲云汀洲生白蘋日暮江南春後人因號白蘋洲

借冊井伯

吉貝城邊寄此身一作復春冬故鄉歸少異鄉親蜀無擔石雄何苦洛有書船孟不貧緑水孤村何處客白頭雙闕老門人令狐冒雪成圖畫還一作可許渠儂續一作接後塵

送林子方祕書析赴廣東提舉

乘軺嶺外丈人回奉使天南學士来萬里家聲蠻子洞一門旌節越王臺驛辭瀨口初逢菊界入潮州定折梅莫惜襄陽負韓約芸香又好賜環催

次韻奉酬致仕通直吳七丈上元所寄之什

空齋自合冷如灰何物龍鍾似不才日日讀書無處用年年作客幾時迴君為諸老先生行我在當初最後来可忍殘春對耆舊不攜斗酒去相陪

次韻致政吳丈悅之和林縣丞褒丹桂非特之什

青山湖上宅丹桂月邊枝菊藥元同日桐花却並時籠鵝翁不俗蠟鳳子多奇須信三秋好先從數月期藍田一廳壁黃卷五男兒問禮當年事芹宮未頌僖

次韻奉酬林仲雨

年去又來三月強詩成未了寸心狂已無精力能穿鵲尚有頭顱可牧羊老柏縱教逢歲晚幽蘭本不為人香東滕待補猶堪戰莫道今無識繞梁仲雨次韻云萬事不成嗟畫虎一官

夜深雲淨月星浮澹臺墓暗竹根古孺子亭荒荷葉秋
漠漠滄江無了日哦詩莫苦替人愁

江西試罷還故里八月二十九日過飛猿嶺連日遇雨

萬里崎嶇愁不禁飛猿更聽雨淋淋剩將暑藥凉無用
未著秋衣寒已深刻鵠雕蟲成底事牧羊餧鴨負初心
還家漸近病漸好得句自題時自吟

秋試罷重九過滄峽

野潤村歸如暮鴉路沿溪曲似春蛇不諳水土愁多病一作
屢眠野館愁為客一作忽聽鄉談喜近家一帶青山將屋繞數行
莖綠竹倚門斜年年逆旅逢重九今歲須看籬下花

同安撫趙子直汝愚餞朱晦菴於懷安二首得重
字

祖帳寒梅白未空已看新葉綠重重八州斧鉞送行客
十里旌旗遶暮峰北斗獨高韓吏部南州爭慕郭林宗
一時賓主俱豪傑敢道招要到野農

離情未足更題詩飛鸞渡口還家後老鼠梯前到閣時
士論民謠如皦日甘泉直上豈容遲

別林黃中帥湖南

清秋緩轡馬如雲論定忠邪黑白分湘水傳呼新刺史
霸陵改觀舊將軍平生孤節人難到自此一番名愈聞
定有詔書催入覲不勞下擔楚江濆

代上陳給事峴二首

謝安舊宅翠雲環復見新牆月樣彎市近豈容三島客

網山集卷一

六經人物只斯翁
繡衣曾出黃梅嶺金印還游紅藥階勳業至今人道說
幽懷長是在空齋
黃柑時候曲堆村長憶籃輿到蓽門恰是今年去年日
野螢衰草弔寒原

青龍陳君次膺四首

明月青燈合浦村北人惟此讀書園實家風義人牢落
多少衡門欲斷魂

誰解題封忠敬堂長安白髮紫微郎斯名似不緣渠作
却最關渠泪數行
胡為春渚夢初回却是行舟恰到来數盡長亭過闔嶺
夕陽愁殺落花臺
欲哭芻靈何日時長江望斷涕沾衣夜香樓下如重到
鶴叫三更人已非君嘗以合浦書堂謁名於艾軒老人老人目之為忠敬堂蓋取武城之人其待先生如此忠敬也斯名不緣我而生實以丈人視此事為無悃色夜香樓落花臺謂君之東園也

鮑待用明之父四首

光澤朱君諱賡字師言一字少裴四首

諸老蕭蕭似卷塵不堪再見素旌新白頭縣尉笞箬浦夜雨寒牕是舊人

長記前回過我廬艱難步履喚兒扶莫將馬箠敲門去寒水無人野嶼孤

為官長者得聲名唯諾公堂如父兄欲作汝南耆舊傳不須多語盡平生

迺翁飛旐過前村一婦隨車一在門何處人家有三柩

髑髏山下合銷魂

趙路分丞相汝愚之父三首

三月餘干花草春天遥莫問謫仙墳長蕭不要吹哀些

愁殺江東日暮雲

苦學聲名聞搢紳傳家況復有麒麟漢廷玉牒先多士

數盡慈恩只一人

每誇愛子對人言東觀同游有艾軒我向築場聞此語

斂襟西望轉銷魂

逢逢哀鼓弔空山

方提舉公美

馬上姿容河朔風吁嗟不見夕陽紅長江自小為隣舍
昨日歸来無此翁

橫路林少皐

十年騎馬畫橋歸長記朱樓傍水湄今日悲吟想君屋
一如騎馬十年時

鄭唐仲

古龍孺人曹氏 林高舉母

寒原何處哭下馬欲銷魂白日數行泪黃柑十里村傳家猶墨綬聘婦盡朱門似此何多恨空漚不要論

孺人鄭氏 林牧之母

國子先生宅相傳此母賢一哀孤嶼下再拜十年前紙積貧書卷飛鸞慰暮年夕陽聊寓曲終要到新阡

丹井陳子白母二首

哀曲梧桐夜何年首蓿盤敬夫前輩重好客婦人難十

月明朝盡孤墳落日寒鹿門催作黍此意竟長嘆

其二

嫁娶比隣近門庭古木幽蓁砧舊相好蘭玉久從游雙鶴来何處孤鸞不到頭通家丘婞行愁涕白雲浮 陶侃母憂

嘗有二客来弔不哭而退化為雙鶴沖天而去時人異之

松林林巖叟

誰學陶朱去梅花古戍旁平生疎几杖哀曲損肝腸稚子青衿傷東床緑袖長四更茄鼓動月白水茫茫

葉忘言處金床寫水聲十年堂上客一曲自悲鳴

方士登母

傷心来訃日各各為一作淚沾衣慈母夜長訣郎君客未歸短山長笛慘青草素旗飛料得楚人些連篇說斷機

清遠尉林貽遠孔章

一宦辭南海蕭然百念枯里閭稱長者門巷似窮儒死日分明去生年爾汝無傷心哀鼓動寒月野園孤

迎仙致政王修職衛

晦德香泉下秋風知一令作幾回襟懷如阮達門閥自唐来立馬曾交語寒蛩重一哀生前雙錦軸亦足慰蒼苔

黃司業定

未作鵬飛萬里程一時英俊已錚錚只應傲雪凌雲氣合得驚天動地名明月酒杯如李白暮年官職似陽城秋風癸亥古祠下多少行人淚眼盈韓退之癸亥年守潮本朝陳文忠堯佐及黃魁並以是年出守故此郡有三癸亥祠

戴少美晦之父黃石人

橘林霜後欲寒天一作黃柑時候欲霜天多記陶家作客年碧水青山如昨日白雲紅旆是新阡鴈鳩七子母恩重寡鵲孤巢婦德賢最苦哀簫老松下漫漫瞿麥雪平田洞簫賦孤巢寡鵲娛嚘乎其下

稚春母鄭氏

他誰天外哭聲長有客歸程何太忙同爨情親如五服升堂義重比諸郎昔人澆薤蒸梨事即我浮家泛宅傍嘆息白頭陶母意中秋三日轉淒涼

欽定四庫全書

網山集卷三

宋 林亦之 撰

論

舜

古今之論聖人者莫不以聖人為生知非自於學問而然也竊謂此言乃禍天下之言也舜為聖人矣舜無一日而不學此舜之所以為舜也舜之所學無書傳可見

孟子論舜謂如深山野人吾嘗即是而知舜之所學夫人小富貴則容色更改非如曩時意氣揚揚不可拘束又況朝而茅檐暮而黃屋夜而藜羹晝而玉食而氣象常如深山野人非其所學有至於是豈無所動其心此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則凡而一切皆不能動吾之心非其所見有大於堯之天下烏能如是乎古人之學必至於此然後謂之至學未至於此其英雄豪傑雖出於百王之上亦不足道也已舜之徵時所謂耕稼陶漁莫不

自為之是舜於此時已斷斷然終其身不復有他想矣耕田捕魚可以老可以死無有餘不足之事及其為天子也我猶夫人也我何所加益焉故處天下之極貴而其心常如在田舍時也是窮亦舜也貴亦舜也窮之與貴一去一来而舜則無窮也古今人物如巢許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四皓嚴子陵陶淵明之徒是亦無所動其心者彼以山林為可慕軒裳為可惡有慕之之心又有惡之之心是動其心者也舜則無所慕亦無所惡故無

父食子之骸兄飲弟之血仁人君子痛心疾首孰不引領而屬之文王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江漢之國汝墳之域莫非文王之民也文王一舉手則易死而為生更亂而為治去憔悴而為歡欣文王何憚而不為之乎文王之事紂方且如舜之事堯戰戰惕惕不敢少慢德彌盛而身彌屈民愈歸而心愈畏君益昏而臣益恭者文王之心也文王之心苟或不然則天地其易位也久矣曹操司馬懿劉裕高歡之徒不獨見於後世矣君臣之

道經也非權也謂之經則萬世一定而不可易也使經而可亂則足可以為首裳可以為衣功屨散屨可以為毋追委貌老婦之盆可以寘於室之西南隅也武曰文王誠是也湯武其非也耶曰不然民飢則死民渴亦死民飢而必食之民渴而必飲之湯武之心也民飢而不敢食之民渴而不敢飲之文王之心也湯武之心如四時必至於變焉而後已文王之心如夏暑冬寒無時而可變也文王之於紂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雖羑里之囚

亦所不拒也後之為人臣者功高業鉅事涉可疑則有不朝者有召之而不至者況欲殺之而可致之乎文王者諸侯也人臣也生死之際非文王所敢知也如范蠡之扁舟遁去張子房之閉門謝事雖或可以保身然亦非文王所敢知也范蠡之去似可全身然卒使後世君臣猜忌百出無一日相安者其患自范蠡始也越王之不可與處想未必如紂之甚也紂而可事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文王之事盛德之事也舜不以天下而動其

心文王亦不以天下動其心故嘗謂武王似湯文王似舜其是之謂也非其所學俱至於是則其出處何以如是之同也作文王論

周公

人心一也有所謂限量之心有所謂天地之心限量之心大小雖不同而終歸於有所極天地之心無大無小茫乎不知其所極也世有終歲飢寒容貌可悲一日遽然而飽則率爾高言輕侮閭巷此固愚甚不足道者有

視去相位如土委地故當患難之衝履危險之叢而公之心無不足以無有餘無不足之心而論之是公之心天地之心也非限量之心也限量之心譬如舟焉有可以勝百斛者可以勝千斛者又其大至於萬斛者過此則不能勝其任也天地之心汪洋汗漫無所紀極春夏之生百物豐萃不見其多秋冬之殺百物凋落不見其少公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公之心也故處富貴涉患難無有餘不足之義也堯舜禹湯文武生而為帝

以一世為事業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以萬世為事業者孔子是也夫數聖人者生而為帝王及夫異代則血食所不及孔子生無尺土死之日宮廟徧天下以栖栖旅人何為而有是耶唐虞之世皐夔稷契同時並出湯之世有一伊尹者周之世有太公召公閎夭太顛散宜生者如雲蒸雨至颯沓而出是有天下者乃可以報天下之士沫泗之人蔡羹不飽一時英傑何所慕而俱至耶況顏淵閔子騫曾參原憲冉伯牛之徒是不獨為三

代人物所謂唐虞氏人物也以匹夫寒餒而羣賢並集是豈不賢於堯舜者乎故嘗謂堯舜事業夫子其優為之夫子之事業雖堯舜不能自必也孔子之道可以寒而死可以餒而死或僥倖為一飽之計仲尼不為也以是而施之堯舜事業何所不可以一身為萬世法以空言為萬世法堯舜其能自必乎故堯舜禹之道禹之後則無傳焉湯之道湯之後亦無傳焉文武之道文武之後亦絕而不傳夫子恐吾道之絕於後於是聚天下之

豪傑而傳其所傳此夫子之道所以至於今而未絶也夫子之道不絶則數聖人之道有所託是豈不賢於堯舜者乎雖然千載之日知其道者幾人哉或索之簡牘之上或求之簞瓢之間嗚呼是皆所求者末也夫子之道不在乎是也予不意夫子不遇於一時又不遇於後世也然則夫子何求者乎哉曰天下之不遇方魯庶乎後世有知我者或後世無知我者吾又待乎後世也終此天地豈無知我者乎此夫子之本心也此夫子以萬

之道所以晦而不明闕而不全者也請以六經言之六經之道窮情性極天地無一毫可恨者六經之文則春容蔚媚簡古險惟何者為耳目易到之語是古之知道者未嘗不精於文也苟工於文章而不知學問則大道根源必闇然無所識通於學問而不知文章則古人句讀亦不能無窒礙是皆未可以談六經也故太史遷司馬相如揚子雲韓愈之徒文非不工也而道德之奧茫昧無所見其不可以談六經也明矣程子以學文為害

道則於六經淵源雖極其至而鼓吹天地謳吟情性又將何所託也是安得謂之集大成者乎故六經句讀亦不能無窒礙也孟軻氏以來千有餘年乃得一程子惜夫恥於論文故六經事業亦或有闕而未備者信乎此道之難也學者欲無愧於六經無憩於周公仲尼則學問固為大本而文章亦不得為末技也作伊川程子論

浮屠氏

孟子辯楊墨而楊墨之害熄韓子攻釋氏而釋氏之學

網山集卷三